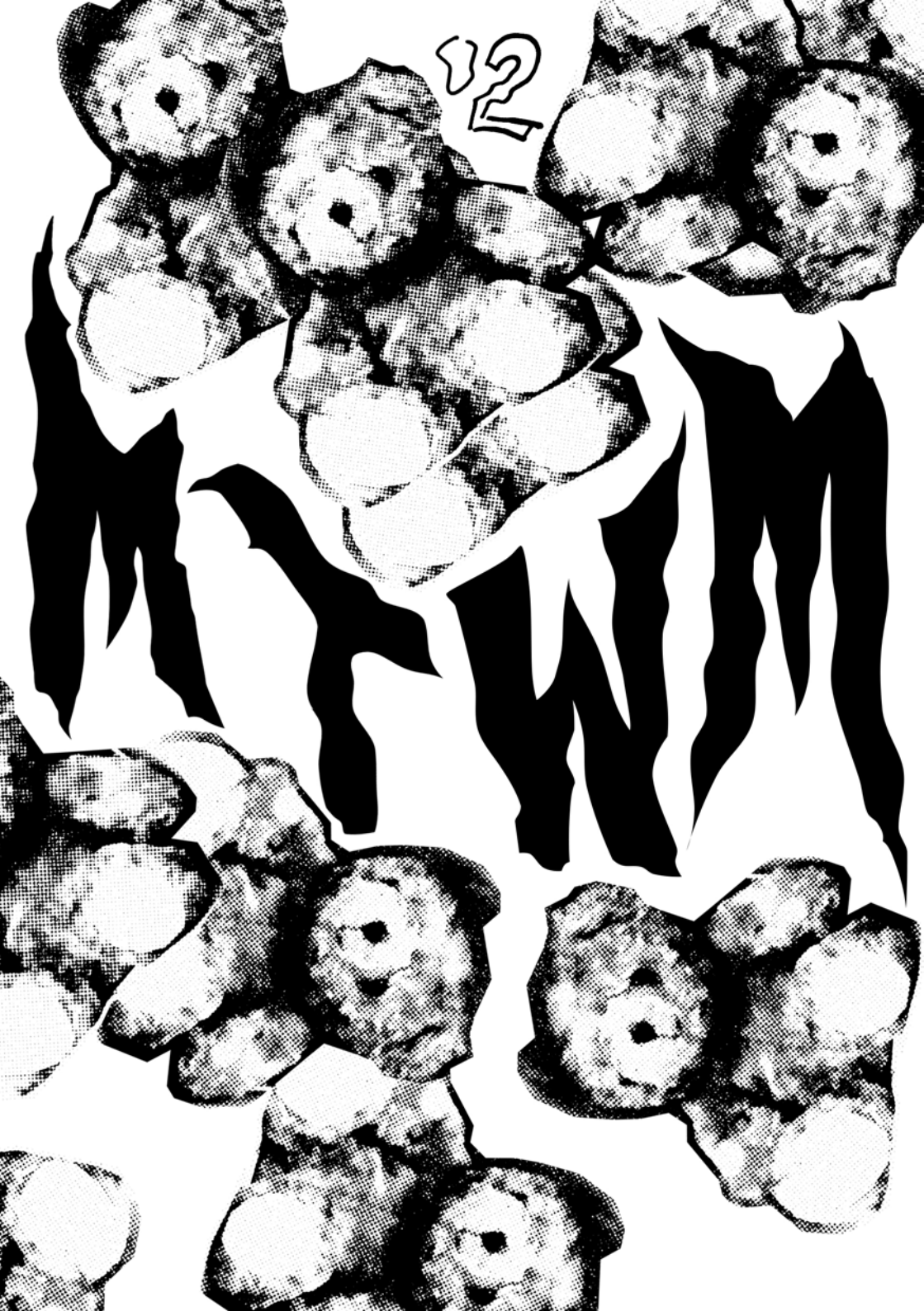

12

在資本主義和音樂商品化泛濫的當下，我們拒絕與其同流合污；

我們希望以非盈利的形式為生活中被邊緣化的群體（例如酷兒、FLINTA+ 群體*等等）創造一個更友善更安全的空間，令表演者和觀眾能夠自在享受音樂；

我們通過舉辦 DIY 音樂活動、製作 zine 以及發行唱片來支持 MTWM 所需，我們的收入扣除成本將全數回歸表演者以及演出中一切藝術載體；

我們的活動組織者皆為志願者，我們也歡迎朋友們加入我們的社群，共同關注 DIY 音樂以及這個社群的其他議題並積極參與。

*FLINTA+: F 指代女性 (frauen/women), L 指代女同性戀者 (lesbian), I 指代間性別者 (intersex), N 指代非二元性別者 (non-binary), T 指代跨性別者 (transgender), A 指代無性別者 (agender), + 指代其他更多

To stay away from the hyper-capitalism and over-commodification of live music as a produc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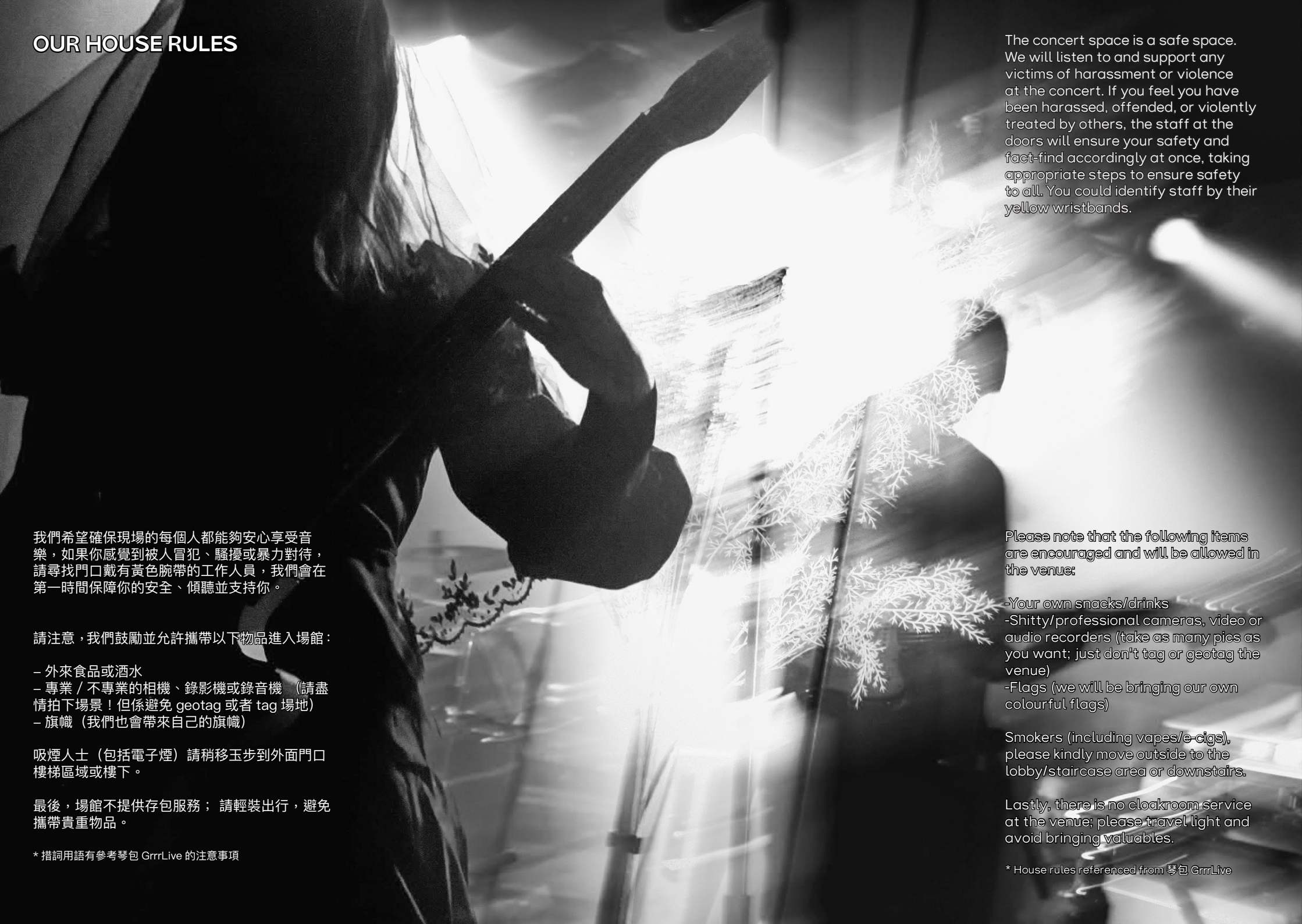
To be not-for-profit, in order to create a friendlier and more inclusive space for marginalised communities (for example: the queer and FLINTA+ community*), allowing performers and audiences alike to enjoy the event no matter who they are;

*FLINTA+ stands for Female, Lesbian, Intersex, Non-binary, Transgender, Agender, and others.

To sustain ourselves by organising DIY concerts, publishing zines, and producing and distributing records, with all profits going back to the artists and the artform itself;

To welcome and create a community of friends that focuses on and actively participates in issues in and out of DIY music and its community.

OUR HOUSE RULES



The concert space is a safe space. We will listen to and support any victims of harassment or violence at the concert. If you feel you have been harassed, offended, or violently treated by others, the staff at the doors will ensure your safety and fact-find accordingly at once, taking appropriate steps to ensure safety to all. You could identify staff by their yellow wristbands.

Please note that the following items are encouraged and will be allowed in the venue:

-Your own snacks/drinks
-Shitty/professional cameras, video or audio recorders (take as many pics as you want; just don't tag or geotag the venue)
-Flags (we will be bringing our own colourful flags)

Smokers (including vapes/e-cigs), please kindly move outside to the lobby/staircase area or downstairs.

Lastly, there is no cloakroom service at the venue; please travel light and avoid bringing valuables.

* House rules referenced from 琴包 GrrrLive

我們希望確保現場的每個人都能夠安心享受音樂，如果你感覺到被人冒犯、騷擾或暴力對待，請尋找門口戴有黃色腕帶的工作人員，我們會在第一時間保障你的安全、傾聽並支持你。

請注意，我們鼓勵並允許攜帶以下物品進入場館：

– 外來食品或酒水
– 專業 / 不專業的相機、錄影機或錄音機 （請盡情拍下場景！但係避免 geotag 或者 tag 場地）
– 旗幟（我們也會帶來自己的旗幟）

吸煙人士（包括電子煙）請稍移玉步到外面門口樓梯區域或樓下。

最後，場館不提供存包服務； 請輕裝出行，避免攜帶貴重物品。

* 措詞用語有參考琴包 GrrrLive 的注意事項

WHERE DOES OUR MONEY GO?

No Time For Living - Oct 20, 2023

收入 Revenue

票務 Ticketing	$	10,780 (54 位觀眾買飛)

支出 Expenses

場地租用 Venue Hire	$	2000 (20%)
宣傳支出 Promotion	$	270 (3%)
表演者 Artist Fees	$	6000 (60%)
膳食及交通費用 Food & Transport	$	1338.9 (13%)
行政費用 Administrative Costs	$	347.8 (3%)
幕後工作人員 Crew and Creatives	$	0 (0%)
上活動累積損失	$	29
Total	+ $	794.3

「派派幫幫 普哇普哇普」 - Jan 27, 2024

收入 Revenue

票務 Ticketing	$	10,920* (63 位觀眾買飛)

支出 Expenses

場地租用 Venue Hire	$	2000 (20%)
宣傳支出 Promotion	$	50 (1%)
表演者 Artist Fees	$	6000 (60%)
膳食及交通費用 Food & Transport	$	819 (8%)
行政費用 Administrative Costs	$	0 (0%)
幕後工作人員 Crew & Creatives	$	1200 (12%)
Total	+ $	895

CREW
KE - co-organiser
KL - co-organiser
Matt - crew
Anna - crew

PHOTOS (LEFT AND BACKGROUND) BY : ZHOU

*used a recommended ticket pricing system, with NOTAFLOF (no one turned away for the lack of funds). Average ticket price paid was 173 hkd.

CREW
KE - co-organiser
Gigi - co-organiser
KL - crew
Liz - poster designer

just asking: 如果你初來乍到組咗隊新 band，你覺得最有可能喺邊個地方玩第一場 live show，the wanch 定青年樂隊大賽？

香港地咁細 show 咁多，每個月有超過三十場嘅大細 show 待睇，但對於新人來講並不友好。在從零開始到大搞手殷切聞訊之間似乎有一個斷層，好多時新晉 artists 需要向已有一定立足條件且發展完備嘅 organisation 尋求幫助，但門檻可高可低，在他人已讀唔覆或有覆之間。

每個人都有自己嘅起點，但我哋認為細型 DIY show 對於樂手來講係一個好重要嘅環節，唔單只係攞返自己嘅權利去定義自己嘅聲音同發展進度，都係一個聯繫志同道合者嘅契機。

香港缺少類似咁嘅小型 DIY show，大家覺得呢件事難以企及，係因為佢處於一個不透明嘅地帶。但講真，呢件事真係唔難，無論係自己或者朋友嘅新 band 想有一個出 live show 嘅機會，定係鍾意嘅 band 好耐未出 show 心急想睇，你都可以主動去做呢件事，似 RPG 咁樣去選擇自己所在的地方發展嘅方向。

我哋希望越來越多人能夠以多樣的身分參與 DIY show，不只是觀眾，也可以是搞手或者更多可能。也希望本地嘅 DIY 場景 / 另類音樂圈子 /etc. 可以因此成為一個更民主和平等的空間。

Step 1: 在一切開始之前...

Artists and Vision（aka 心理準備）：
請唔好為搞而搞一場 show，因為這將是你傳遞聲音嘅機會，請不要浪費。當然，無論係前者定後者你都唔會 expect 賺大錢嘅。

預算：
artists、幕後創作（e.g. VJ, 海報設計 , etc.）、場地、工作人員，除非講明係義務參與，否則都係要俾報酬人哋呀。

場地：
DIY 或細型場地 – 通常隱身於本地的工業區，諗諗觀塘、葵興、屯門等等。留意本地嘅 DIY 細 show，你會慢慢認識呢啲空間的 ~

Tech：
場地有可能會有自己嘅設備（amp、成 set 鼓 etc.），都有可能冇。問返 artists 佢哋表演所需嘅設備及後勤需求（specs/rider），再主動同場地溝通。

Step 2: 演出宣傳

口口相傳會有奇效，將你策劃嘅 show 告訴朋友或者身邊的人，在演出或聚會等各種 event 去認識更多人吧！
用屋企 / 學校 / 公司嘅影印機自己印 flyer，去其他類似 event 嗰時拎去派。或者帶上 flyers 去造訪獨立唱片舖、獨立書店，或者任何你覺得合適嘅地方，禮貌詢問是否允許你擺低 flyer，通常大家都會樂意幫手。

Step 3: 演出當日流程

0. load-in：
工作人員需要查清場地所擁有嘅設備，如果缺少 artists 所需嘅設備需要外借，就要提早借定，expect calling van 仔（need budget）。

1. crew check：
工作人員及技術人員到達場地，進行 monitor 系統測試、燈光測試、裝飾場地等等。

2. merch check：
artist 到達場地，清點周邊，睇下擺邊，問下需唔需要幫手賣，準備好價目表同散紙或付款 QR code。

3. sound check：
通常如果係最後一隊 band 玩就第一個 soundcheck（同演出次序掉轉來），記得同技術人員協調各種音訊調整。

4. door-open 觀眾入場驗票：
mark 清楚邊個入咗邊個未入，如有手環或印仔請提早準備好。

5. 正式演出：
well done, you deserve to be enjoying the show.

6. 完場：
merch 繼續發售，feel free to social or not social。

7. 結算：
根據唔同場地嘅要求結算，同 artists 可以即場俾返報酬或者過後計清收支先算，記得保存結算資料。

8.load-out：
清場。

9. 返屋企：
瞓覺！

幾個需要注意嘅地方：

觀眾人身安全
作為主辦方，你需要保障觀眾嘅安全，主動觀察現場嘅氣氛，確保每個人都可以安心享受音樂。

工作人員
職業包括但不限於：驗票、merch 售賣、tech、聯絡 artists、攝影、VJ。每場 show 都係大家合作得來嘅結果。

攝影
盡情影低場景，記錄你組織嘅演出吧！呢個好重要！！

もう渋谷へ行きたい
（已經想去涉谷）

by Clayton

Winter Veil
The Crush

第一次聽完整張 Album 是在發佈日的五日後的 2023 年 12 月 30 日，具體是晚上八點左右我從交大的宿舍走向清大夜市的 KFC 的路上。當時的我大概看了眼深綠色的 Album 封面，便從 Album 同名歌曲〈Winter Veil〉開始聽，藍牙耳機傳來帶點陰沉而溫暖的合成器聲音，接著女主唱 Camille 的淺唱輕吟。

不久 feedback 停下，聲音立即切換，由近乎重複的 Bassline 和鼓點組成的「永動機」啟動，搭配上空間系 effect 的電結他和合成器開始在上空盤旋。打開手機屏幕原來已經在播第二首歌〈Possession〉。早在 11 月末這首歌作為第二首先行 Single 發行，當時聽到它用上 Motorik 滿訝異。Motorik 是因七十年代西德的「Krautrock」這種音樂流派分類下部份樂隊的運用而聞名的節奏，如 Neu! 的名曲〈Hallogallo〉、Can 的〈Mother Sky〉。連續敲打 Motorik 這種節奏會給人一種不斷前進的感覺，在 Krautrock 中通常幾乎不間斷地連續奏於較長的曲目，由於節奏部分幾乎不變，大部分運用 Motorik 的歌曲也不像一般搖滾曲目明顯的分成 Lyrics、Chorus、Bridge 等部份，歌曲多為 instrumental。

近 12 分鐘的〈Possession〉到一半才在原來純樂器演奏上加入 Spoken words 的部分，無感情地朗讀理應情緒高昂的購物狂宣言，這種矛盾的感覺再次出現在後來叫著「All I wanted is Christmas tree」，感情的呼叫似乎已經被購買欲所取代。歌詞的主人公身處於塑膠城市之中，大自然甚至愛已經被「買起」，配合一往無前的 Motorik，不期然想起消費主義始終所有事物機都是可被消費的。中學通識都有教流行時裝店有 52 季，商人為了在競爭中保留一席位，通過製造更短的季度賺取更多的利潤。「Everyday it becomes more and more expensive / But I still pay for it without a second thought」，為了不被拋下，主人公反射神經式的繼續購買。方才提到嘅矛盾式朗讀無疑提示了樂隊對消費主義文化的諷刺態度。發佈日當天正正是普天同慶嘅塑膠聖誕節正日，說來日本有一個聖誕傳統是吃屬於連鎖快餐的 KFC 炸雞，筆者五日後在日本近鄰的台灣吃 KFC 當晚餐，夾硬要說也算是心有靈犀吧。

回到歌名〈Possession〉，與其說主人公通過購買 possess 更多，倒不如說是不斷通過無止境的購買渴求剎那快慰，〈Possession〉更似指魔鬼上身、被控制的主人公。順帶一提，這曲目也有不斷說著「歡迎光臨」的男聲廣東話版 Demo，對比一聽又是另一番韻味。

第三首是先行 Single〈Lurch〉，主人公在黑夜匿藏下調配用各種門路得來的化學物質，歌詞一步一步透露這個科技宰制的近未來反烏托邦，結末機械地重複頹廢的自述。最後兩句「Other than loving / I choose destroying」到底是要自毀還是破壞什麼，兩種解釋也似乎行得通，甚有玩味。接下來的〈Bipolar Diary〉是不計 intro 外唯一一首真正的 instrumental 曲目。正如歌名 Bipolar 所示，輕快的 Motorik 和帶點厄運（Doomy）味道的緩重猛獸交替出現，也許是呼應著日記主人翁時間感的驟然變化。

〈On the Train〉也許是一首情歌，在整張 album 第一次出現的現實地點渋谷共處，可「我」與「你」的心皆有距離，一方躲在堡壘，另一方也許是自憐而傷害自己。起初離開咖啡店之後還會打電話，某日在車站告別之後便再沒然後。作為唯一一首以廣東話為主的歌，Chorus 卻混合了英文的「我想你」和日文的「（已經）不會再見面了吧」，也許是內心的情緒和判斷的互相糾纏，又或者是兩個人彼此交錯的思念。在音牆之中，這兩句話被放大、稀釋於空間之中。

筆者挺喜歡〈Adult Swing〉中不長、重複的迷幻結他 riff，期待 The Crush 會在這方面摸索更多。與結他相伴、不斷扭動的合成器就像歌詞所說，與其模仿大人們枯燥無聊、每日一式一樣嘅舉動，倒不如直接跳入舞池稍作逃避。不過怎麼跟著 Motorik 跳舞，好像還真的沒有在現場試過。

守尾門的是〈444 hz〉，上 Google 找，可以找到一堆長過一小時的頻率療癒影片。Shoegaze 味最濃的它是一首溫柔的搖籃曲，躲在 MV 中移動貨車的安樂居不失為逃避 chaos plastic world 的一個方法。MV 的女演員在貨車後門超望著不斷離去的風景，筆者想最後一句的「Take a train and travel back to」也許是要回到涉谷的那間咖啡店，也許是再回到那個反烏托邦。

第一次知道 The Crush 的存在應該是兩三年前，兩年前看過一次她們一副 Gothic makeup 的 live，給筆者的印象是 gothic music 加電子音樂，由於當時她們還沒有正式 release 任何歌，加上場地的音響較糊，其實耳朵也不太跟得上她們在玩什麼。後來 EP〈Valentine〉的推出，才知道原來在玩（筆者最不熟悉的）80 年代的 Gothic、Coldwave 等流派。因而，在此之上混合了 Motorik 的迷幻味道、Shoegaze 的空間感的《Winter Veil》簡直是喜出望外的年終禮物。

當然，這張 Album 仍有些瑕疵，有些歌詞如〈Possession〉實在有點太直白，不過正是如此，警告才達到效果吧。而我心中仍有兩個疑問，首先是 Album Cover 的花紋（？）的全貌雖可在 Release Party 的 Poster 一睹全貌，但背後設計心思我實在解不通，十分好奇。另外《Winter Veil》指的到底是什麼樣的冬天的什麼樣的面紗，我只能粗暴簡單的想像到人類世的冬天什麼的。說來慚愧，年初有三次 live 的機會我也沒有去，希望今年內會有機會看到她們的現場演奏（和即興的部分）以及未收錄於專輯之內的新曲。

後記

原初寫這篇文是有感平時看香港和日本樂評，不如自己也想寫一篇，結果更多的是描述而不是批評，器樂本身的關注也不夠，放了更多注意力在歌詞上，但願下回再接再厲。多謝 The Crush 的創作，多謝讀者閱讀至此。令大家見笑了，歡迎直接抽擊與交流。

A SUITE OF POEMS

by 麒麒 QIQI

回到南方潮濕的城市
我開始融

口袋裡的朱古力開始融
嘴裡的泡沫開始湧動
舔下那些皺皺的柔軟
我的味覺只記得，澀
打開一顆忘記年份的糖紙
我的頭髮開始黏稠
我的臉頰發熱
列車撕毀我的耳朵
飛機盤旋在我的腦袋
一切都與記憶無關
只有你在我的眼裡旋轉
我去清晨的公園裡尋找一把槍
而你在人群中佇立
你說討我要一顆藥丸
拿走吧
我只剩下口袋這些
拿來快活吧
交換你的味蕾
一切都與美無關
只有你在我的眼裡旋轉

噓

馬路煙塵碾過
百老匯前廢棄的電影票
我們放肆大笑以為
明天能繼續文藝浪漫的俗套
晃　彌敦道
望入面的橫街窄巷
低等動物的消費 都算昂貴
丟一根煙頭 已是高級享受
濃墨重彩的燈光打在一起
你以為這是　浪
盪　黑夜　赤裸　分離
游來遊去 不會日日高潮
噓　別吵
用徹夜噪音引誘我

做咗先講

專訪「明日未知」創辦者之三：阿禮（意色樓）、Jason (David Boring) 和 Rocky (Wellsaid、Emptybottles、mellowdrama、Sweaty and Cramped)

訪談、撰文：KE、KL
日期：2024.2.6
地點：黑窗里二樓

疫情被宣布結束到現在，本地另類音樂場景有過大量邀請大牌外隊、小型場地式微和社群疏散的趨向，也有過零星組織者將不同風格的樂手帶到一齊，或者將所謂主流與非主流溝埋的嘗試。其中激起最多討論的應該就是「明日未知」了。

「明日未知」這個廠牌於今年元旦成立，幾個不同時代的人帶著各自的回憶和經驗，思考在新的一年如何觸發集體的浪潮，也帶來一場名為「集合 #1」的演出。

「集合 #1」所邀請的十個音樂單位（注一）風格各不相同，但都在做 DIY 音樂，像明日未知所說的「以相同的方式在行動」。換句話說，他們都存在於同一個空間裡，但分別以自己的作風觸發隨機。兩日的演出如拼貼一般將他們帶到一齊，也將熱愛不同音樂的樂迷聚在一齊。不同氣質的事物在同時進行，不同的可能性在同一個空間裡同時發生。

本地音樂與文化的空間重疊卻分散，但因地域狹小也較容易聯合，正如這次也是在 1.27 MTWM 的 noise/experimental 音樂會上遇到 Jason 和阿禮，才促成之後的訪談。總而言之，這次就請了明日未知的創辦者之三（阿禮、Jason、Rocky）撥冗，分享大家關於本地 DIY 音樂場景的記憶碎片，以及對「明日未知」的願景。

以下是 MTWM 訪問明日未知的內容（訪談篇幅太長，有將內容作歸納總結，我們因無法記錄全部而致歉）：

注一：
3.9 lineup: Arches, Code, Perish of Empyrean, David Boring, 意色流 ; 3.10 lineup: The Crush, Life Was All Silence, Butter Nut Squash Waltz, Wellsaid, 黃衍仁 & 嚼事知友。

MTWM：你們還記得去過的第一場本地 DIY 演出嗎，一開始大家是怎樣開始接觸本地 DIY 音樂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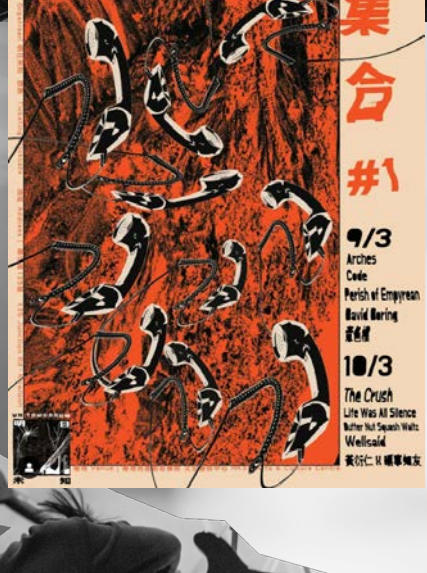
Jason：我去 Hidden Agenda 二代看 Fragile 的 album release。他們是一隊後搖樂隊，OG Post Rock，還有三隊嘉賓也都是後搖，那時候是香港後搖的黃金時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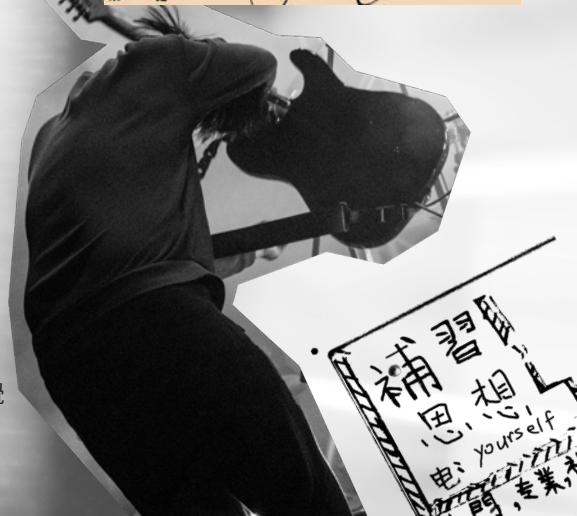
Rocky：我沒什麼印象哪場是第一場，我覺得是由碎片構成的。第一次接觸的話是去了一些在火炭工廈裏的 band 房 / 很土炮的錄音室。這就是我第一次接觸到這種：不是去租其他人的東西，而是自己去建設一套出來。後來開始玩樂隊，碎片就越來越多了。之後開始去 HA (Hidden Agenda) 演出，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里程碑。遊擊 show 是我最大的一塊 DIY 碎片。那時候去聽他們開會，討論怎樣將這件事做好。當然，接觸多了，就自己試著搞演出和廠牌，實踐這些在之前學來的東西。

阿禮：零零年代頭，除了在蒲窩青年中心，還會在那些當時賣比較潮的衣服的店裏搞 show，滑板衫那類型的店鋪，真的很小，不夠位置搞但夾硬搞。我覺得最 feel 到 DIY 是因為結他音箱是樂隊自己搬來，這些都間接影響我後來去搞遊擊或者要在公眾空間搞些東西。

MTWM：講起游擊，我記得在 Portal 有見過一本講香港游擊演出的 zine，在上面有看到過你們。

Rocky：有兩本的，一本主要是相片，另外一本是有提到遊擊 show，兩本都很重要的。不知道這裏有沒有？那時香港，我們生活在其中，你不覺得游擊演出是一件很痴線的事，好像中秋、元旦節日就一定有，聖誕都可能有。每次都是很理所當然。慢慢變到，在疫情期間這些東西都不用想了。但直到疫情前都還有遊擊。現在疫情後，會看到有不同的人去做這件事，譬如今年 Rice 搞了一場遊擊 show。我覺得這件事讓不同的人演繹都很有趣。





MTWM：同一個文化但由不同背景或不同身份的人去做。因為我知道 Adrianna (Rice.hk 的搞手) 去英國住了六至七年，覺得香港沒有缺乏了很多另類演出，所以就自己去做。我也很欣賞她的 ambition。

Jason：以前香港樂隊會去大陸玩遊擊 show，在深圳還是廣州都有試過。

Rocky：廣州的琪琪音像也有舉辦過，「三十人三十曲」，當時也是一個游擊的狀態，但唱了三首就被警察叫停了。台灣也有遊擊 show，吸膠少年會在橋底玩遊擊。我覺得香港現在就算做不到像以前那樣，這些東西也會以不同的方式體現出來。

MTWM：以前獨立音樂場景是怎樣的？

阿禮：是一個友誼、理想的交匯，真的很熱血，12 點起床準備直接玩到第二天。對友情也很有考驗，因為大家都醉了，但還要搬東西回去，所以我覺得友誼對於 DIY 來說很重要，覺得大家有交代，之後才會繼續合作。

Rocky：當時有些危機感...演出都會預計有警察踩場。有一次我喝醉了，叫警察別害羞再走近一點。還有在我們剛加入的時候，我們的前輩對於搞 show 都已經很有經驗了，例如對於器材和 run down 的安排，而我們就有一種觀望他們做事的感覺。但是雖然纍積了經驗，事情也會跟著時間變，沒有永遠的經驗，也沒有永遠的前輩後輩。

Jason：我覺得現在派對跟 hip hop 音樂有更多游擊的演出。可能樂隊的人和設備太多了，聚散困難。

阿禮：我們的遊擊 show 有一年的題目是「冇工廈出街玩」。因為當時剛剛講那些工廈要被重建、士紳化，租金變得很貴。那時候的遊擊 show 有時會帶主題出來，要看那時候要講什麼。

MTWM：Rocky 以前也有搞過自己的 label，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之前的情況？

Rocky：以前我有成立過獨立廠牌的 (Sweaty and Cramped)，所有行政上的東西都要自己處理。初期，我的廠牌有幾個合作夥伴。但是不久之後，發覺大家參與度不高，後期的事情也是我做，就覺得比較辛苦和沒有太大意思，也阻礙了我自己的創作的。所以，事到如今，我對創辦廠牌是有小小 PTSD 的。當初聽到「明日未知」想辦廠牌，我也有一點保留。但是看到夥伴們有投入有交代，我就放心多了，覺得要將事情做到最好，避免以前遇過的陷阱。我覺得創辦廠牌最有成就感的地方就是在目前生活圈子以外的連繫。以前創辦 Sweaty and Cramped 和發行 Emo 合輯的時候，認識了五湖四海不同的樂隊，台灣、印尼、菲律賓、日本、內地等。上年去日本巡演時，又遇見了一些合作過的樂隊。

阿禮：補充一點，「明日未知」是一個 collective，我們希望能夠帶出新的出品和想法，讓成員消化自己在不同時期、不同地方和不同情況下積纍的經驗。

MTWM：明日未知創立的契機是什麼？是什麼因素令你們想一齊創立一個自己的 label ？

Jason：我們有一次聊天，說想搞一個香港 band show，請十隊樂隊。另外，我一直以來都想幫自己喜歡的樂隊做發行。香港樂隊經常提到難以營運的問題，很多時候錄完一隻碟就消失，甚至錄完了也沒辦法出，或者上傳到 Spotify 卻沒有什麼回響，好可惜。所以我在想，人與人的連結是一加一大過二的，但究竟要如何去把大家拉到一起，互相督促。這個就是最主要的原因了。

阿禮：Rocky 在另一個訪問提到雜錦 show，就是橫跨不同風格的演出，本身是想讓不同類型的聽眾見到對方，甚至讓音樂單位也見到對方。但其實很難，是需要聽眾自己主動去吸收的。

Rocky：以前如果不是 metal 或者 hard rock，就很難有 show 出，他們也不想為了演出而改變自己想做的事情，所以這些人就會一起演出。但是當下香港的音樂是很多元的，雖然每一個圈子都很小很少人，但大家的距離很近。譬如玩 noise 的人和玩 punk 的人很容易走到一起。然後在同一個場合也會出現很多不同的人，當晚沒得演出的人、甚至打燈的人，他們不出聲，但有可能也有自己的搞作。

MTWM：見到你們剛剛出了黃衍仁的黑膠，first release of 明日未知，你們是如何聯繫上他的？

Jason：這個也是明日未知形成的其中一個契機。那次去看他的演出，看完之後我就想，嘩，香港有這些這麼高水平的東西，很 mind blown。完場跟他聊天說，我們可以幫你發行。還沒聊到細節，他就說可以。所以，我們的 tagline 是「今日唔知聽日事；做咗先講」。總之你要相信初衷，互相信任對方的口味，相信對方能看到特別的 spark，去 support 大家做的東西。

阿禮：我覺得我們是一班很有熱情，但很怕悶的人。看到新的場地，看到新的 line up，就好像當初看演出的時候的熱情，幾乎是一樣的。

MTWM：你們未來有什麼計劃嗎？

Rocky：今年預定了會做一些發行，例如黃衍仁就捷足先登做了他的唱片。之後，應該會發行各自的樂隊作品。至少 Wellsaid 一定會，因為 Wellsaid 四月都去錄碟了。我想今年我們的目標會是爭取某種 consistency。我們透過找自己來試刀，來確保這些發行、搞 show 是可行的。所以第一年，我想主要是盡量去試。

MTWM：你們 finance 的情況如何呢？想知道怎麼 sustain 到這個 organisation。

Jason：一開始都是先掏自己荷包了。

Rocky：其實沒有一個 sustainability 的，如果虧錢就是虧錢了。當然是希望這次能收支平衡了，不過暫時也說不清楚。但是，我想強調錢不是唯一的考慮，重要的是我們怎樣找到合適的人去做一件合適的事；這是難以用金錢去衡量的東西。

MTWM：我想 sustainability 不只是金錢上，也可以是文化層面的。如何將一件事情繼續下去，不是說越做越大做到紅館，而是幾年之後大家的 vision 還在。

阿禮：我覺得所有的 collective 都會面對這個問題。透過大家的共識去推動事情，一定是相對慢的。其實，我不覺得我們在做的東西特別小眾。所以我覺得，第一價值是我們去守到自己那條線，然後滲透自己實驗的方法。然後，才想想可否向前走一步。現在，只是嘗試保持自己，扎實了，再走前一步。

Rocky：如果最後是虧錢，那就虧錢了。重點要放實現我們想做的事，然後學會接受結果。如果你有心機繼續做，那你就去做。

Jason：還有，我覺得我們這件事是實驗之餘有冒險的精神。我要 quote 意色樓一句歌詞：「行動係要將過度嘅浪漫降落而温度升起。欄干後方有一條未知嘅路徑，好似自律嘅冒險家一樣跨過去，可以嘛？」我覺得，其實都不謀而合的。

阿禮：無論有沒有這段歌詞，我相信很多樂隊、做創作的人，都會走入了這個情況：好像一切都會在突然間消失。所以梅迪斯（明日未知的成員之一）經常提到說珍惜，珍惜和俾盡。

MTWM：剛才有提到明日未知的特質，那你們覺得明日未知和本地其他獨立廠牌有何分別呢？

Jason：我們的想法都是想去試。就算未必走很大步，走很遠，也希望試試。因為我覺得香港沒有什麼 indie label 可以維持很久。要不就以一個比較鬆散的形式存在，要不就變身成為主流，又或者是商業模式的形式存在。

MTWM：其實，我們也想有自己的空間，自己發行，在香港聯係歐洲、東南亞、或者內地這些地方的 alternative/gothic/post-punk 樂隊。但也是一件艱難的事，就像 Johnny (Desperate Infant Records) 租了一個很小的地方，但有時也要自掏荷包，但是我寧願貼錢給這些。

阿禮：說起貼錢，我想起中國和台灣的朋友，他們經常提到香港很少藝術評論和音樂評論，很少作品評論，構成不了一個討論氛圍。然後就沒有那些人去理解，為什麼要去為這些東西消費。

Rocky：評論不應該只是告訴你東西好不好的。評論還可以露出創作背後的脈絡，即音樂存在於一個怎樣的 time space 裡。你就會開始 begin to understand the music with a sense of a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from somewhere to here, instead of just this little fucking thing that exists。

阿禮：這些可以讓人看到獨立音樂的歷史。所以我覺得我們這個 label 是有一點不同的，我們很著重脈絡。不是去決定這個東西怎樣走，而是要展現給其他人：這件事情不是憑空出現的，它是有前面，也希望它會有後面的。

Rocky：其實這一種脈絡並不是為了影響其他人，而是好像 archive 那樣。當有一個人想去了解香港獨立音樂這件事的時候，archive 就是那個切入點。現在所有的東西都是虛擬的，我們沒有一個可觸及的事物可以去了解。譬如聽眾看一個唱片的 liner notes，原來這個碟是在這裡錄的，它的 mastering 在這裡，然後也會了解整個場景。然後，音樂對於聽眾來說，就不僅僅只是一首歌或一場碟了。

MTWM：最後，最近大家在聽什麼呢？

阿禮：我最近在聽 穌 wo4 的作品。雖然《好似一直擁有那隻眼》是一張 Studio 的錄音，但他一樣有把他平時那種實驗即興的氣氛帶進去。他已經不只打鼓，而是開始用 Abelton 去做聲音設計了。我會覺得他是亞洲級的，做一張很有熱情的實驗音樂專輯，香港一直是缺乏這個營養的。我超級推薦的。我覺得這些歌無論是電子 show、punk show、café，或者在街上玩都是合適的。要讓更多人聽到這種令思想走向邊界的聲音。

Jason：最近處理黃衍仁的發行，瘋狂聽了專輯很多次。然後，因為我又跟了他的歌詞翻譯，所以我會在那裏揣摩他的詞彙，我這樣翻譯到底是不是他的想法？他又很會玩文字，很有文學性。歌曲裡有很多有趣的意象，譬如有一首歌叫「還欠一項證明」，就關於上網經常要驗證自己「You are not a robot」，然後有很多歌詞都是用上網的意象來連結整件事。

Rocky：我最近聽了一首未發佈的金巴利的歌，好像叫《海岸線》。他們最棒的地方就是歌曲可能寫得很簡單，但同時有很多不同聲音。我覺得他們又拓闊了一點，用廣東話去做 chamber 或者一些另類一點的歌曲，但同時又有 pop sensibility，所以很好聽。

打晒鼓，嘈嘅嗰啲

專訪「Desperate Infant Records」創辦者 Johnny

訪談、撰文：KE、KL
日期：2024.2.17
地點：Desperate Infant Records

每個睜眼或閉眼的瞬間都會見到一幀自己將大件物品砸向一面牆的畫面，不斷睜開再閉上，希望可以跳到結束的部分。耳鳴就像關閉電視機時的雜訊，被擠壓成一條顫慄的線，尖叫著從耳邊劃過。或者是護士忘記關掉的停跳的心電圖示波器，di——明明人已經死撚咗，這該死的機器還在那無窮無盡的時間裡尖叫著走下去。總而言之，我就是這個 emo 的心情走進「The End is Beautiful」那場演出的。

這場演出由 Desperate Infant Records 和廣州的琪琪音像合辦，在廣州是「oh messy life...」的第三次還魂（注一），在香港是「The End is Beautiful Festival」的首演。幾個不甘寂寞的 emo kids 請來東南亞和各自本地的 Screamo/Emo/Hardcore/Punk 樂隊，在烟霧和汗液相互糾纏的舞臺上下，放下平日的喬裝任情緒洶湧。

距離上年十二月中已經過了幾個月，但我們仍然意猶未盡，所以就去找了 Desperate Infant Records 的創辦者 Johnny，聊聊他對這個 Punk/Emo 廠牌兼唱片舖的熱情、The End is Beautiful Fest 的由來和他與海外樂手的音樂交流。

以下是 MTWM 訪問 Desperate Infant Records 的內容（訪談篇幅太長，有將內容作歸納總結，我們因無法記錄全部而致歉）：

注一：「oh messy life...」音樂會由琪琪音像舉辦，始於 2019，並無遵從某種固定的規律出現，但每次來臨都是廣州 emo kids 淚流滿面的日子，前兩次的演出曾邀請來自新加坡和日本兩地的樂隊來本地共演。（詳情請見 ig@QiiiSnacksRecords）

MTWM：見到 Desperate Infant Records 好多 Punk, Hardcore, Emo 嘅唱片，你自己是什麼時候開始接觸這類型的音樂？

Johnny： 我 2013 年去澳洲 Adelaide 讀書，附近有間賣黑膠嘅唱片舖。一開始我不會進去的，因為我不買黑膠。但是後來我見到唱片舖裏面有一個專門買 Hardcore Punk 的 section，那時我才開始接觸這類型的音樂。通常舖頭入什麼貨就聽什麼，或者見到有比較便宜或者封面靚就會買。

MTWM：那時候 Adelaide 當地 Punk/Hardcore/Emo 的 scenes 是怎樣的？比起香港的如何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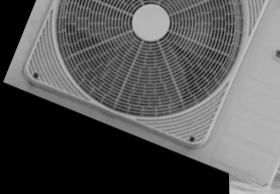
Johnny： 應該怎樣都好過香港。現在我看到很多我想看的樂隊會去 Adelaide 巡演，譬如我喜歡的 Citizen, Turnover。以前讀書的時候這些樂隊都會去 Adelaide 玩，但當時我不敢獨自一個去看 Show，回到香港才敢自己去看 Show。外國的 Hardcore scene 的氛圍肯定比香港的好，香港主流的氛圍太氾濫了。你見到 Tone (Music Festival) 啲觀眾，沒有位子又屌一餐，搖滾區太大又屌一餐。香港太多紅館的演出，觀眾將音樂跟主流 Pop 音樂畫上等號，但不知道原來有另外一些玩法。

MTWM：在開辦 Desperate Infant 之前，你有沒有留意到香港是否有相類似的 Label 或者唱片舖？當初又為什麼會成立呢？

Johnny：以前 Rocky 的 Sweaty and Cramped，我有買過他們的 emo 合輯。當初疫情的時候我沒有東西做，那時我都就快 30 歲，坐在床上，想想有什麼可以搞。我很喜歡聽歌、很想參與這種文化、很想找同好，但我不擅長玩樂器，所以選擇創辦 label。還有，我在香港找不到我喜歡聽的音樂，所以先自己搞。其實很多其他創辦者都是這樣說的：在香港找不到，所以就自己搞。大家都是這樣的心態。

MTWM： 你的 Label 會辦海外樂隊的出版，你是如何建立這個聯係的？

Johnny： 我有大約幫海外樂隊發佈了二十張唱片，大多數都是樂隊主動找我的。如果我想主動找樂隊的話，就要靠 Bandcamp 了，看看哪一個發佈 tag 了「亞洲」，我也是想發掘一些亞洲的音樂，菲律賓樂隊 Brickcity 的發佈就是這樣的例子。



MTWM： 你的 Label 也有主辦海外樂隊的演出 – 上年的「 The End Is Beautiful Festival」 就是其中一個例子。你請了菲律賓、馬來西亞，還有內地的樂隊，想瞭解為什麼會有這個契機的？

Johnny： 我跟廣州一位主辦人 Jinbo（Bennu is a Heron 的主唱） 有聯係的。我們共同在一個大陸的 emo 群組裏，大家有時會分享歌曲。上年年中有人拋了一首 Piri Reis 的歌出來，我就在那裏說「幾時請他們來」。誰知道 Jinbo 真的去私信他們，後來樂隊答應了，那我們就说好呀，來呀！ Jinbo 就負責廣州站，我就負責香港站。這個就是 The End Is Beautiful Festival 的來源。

The End Is Beautiful Festival 陣容裏其他樂隊的話 ... 我看到 TNG 有一次開 IG live，他們見到我就說想來香港演出。我知道他們以前跟 Brickcity 一起在菲律賓巡演，所以我就說我看看怎樣安排下。當時這兩件事是分開的，一個是 Piri Reis，一個是 Brickcity 和 TNG。最後就合辦了，順手嘛。 之後，請了 Jinbo 的樂隊 Bennu is a Heron 還有兩隊香港樂隊，The End Is Beautiful Festival 的陣容就是這樣來的。

MTWM： 「The End Is Beautiful Festival」這個名字是怎樣來的？

Johnny：當時想找個聽起來比較合適的名字，就在 Spotify 找零零、一零年代的 Classic Emo Song。看到 Jimmy Eat World 有一首歌叫 「The End Is Beautiful」，覺得不錯就改了這個名字。

MTWM： 疫情後，本地搞手都找了很多外來的樂隊來香港表演，而因為商業考慮，這一些外隊都是有一定的知名度。但是我覺得你的活動是很特別的，因為外隊和本地樂隊有一個相對上比較對等的互動，現場氣氛上來看，觀眾和表演者之間的距離感覺上也更近。

Johnny：這個就是我想帶給大家的感覺，想要 artist 和 artist 之間有更多的交流。譬如你們帶 TNG 去你們 band 房喝菊花茶（Kim: It tastes like...flower :<），互相交流分享。我很高興見到這種樂隊與樂隊之間的交流，可能平時看到請來的規模比較大的樂隊就只是坐在休息室這樣，大家就沒有什麼互動。可能大家的音樂種類都比較小眾，朋克這種音樂的受眾又不是太廣，東南亞又不是很大，大家多同好就自然多東西交流。

MTWM：表演時候表演者和觀眾的界綫被模糊了。DIY 音樂中，參與者與音樂的距離會更近，不像商業音樂隔了好多層面。

Johnny：小型場地也比較適合舉辦這類型的演出，如果你叫我去 Music Zone 搞我是不會去的。Punk 有一種叫做 share stage 的玩法，no stage is the best stage。我想做的就是類似這樣的事情。

MTWM：見到你幾個禮拜前去菲律賓找 TNG，看了他們在當地的演出，比起香港怎麼樣？

Johnny：比起香港，菲律賓的限制其實少了好多，自由度更高，例如舉辦演出的場地和演出的主題，當地人對這類音樂的包容程度也比較高。我第一日到菲律賓去了 TNG 的家鄉 Bulacan 看他們演出，演出場地是露天的，就在一間咖啡店旁邊，後面就是民居，但也沒人投訴噪音。可能舞臺在街邊感覺上格格不入，但是他們好像自成一國，有一種特別的氛圍。感覺在菲律賓街道上不同的角落裏，有很多不同的可能性在發生。香港的話 ... 樓下這麼大的空地，但是搞演出就沒可能啦。

MTWM：你去過這麼多地方，有沒有哪場演出令你印象最深？

Johnny：疫情之後只去了日本和菲律賓，日本有 livehouse 的 culture，香港就沒得比了。但其實菲律賓也有很多 livehouse，馬尼拉每個周末都有很多活動，例如我們去的那幾天就有另一場我想看的演出。他們 livehouse 的文化有點像 aftermath。例如 Brickcity 那場演出的票價不到 100 港幣，可能觀眾會多買一些酒，而且他們的物價相對低一點。所以對比起香港，觀眾可能會多消費一些酒水。

MTWM：有那麼多搞作，Desperate Infant 的運作有沒有辦法維持到呢？是否損益平衡？

Johnny：有時候剛剛好損益平衡，有時候有小小損失。因為這裏租金便宜，所以也不是太大問題。這裏幾千元租金，我出去打工就負擔得到的。附近 MOM Livehouse 有演出的時候，這裏人流都會多一點。和玩音樂一樣的，如果你想賺錢，就不會玩音樂了。

MTWM：你有沒有一些建議給想開辦唱片舖或者 Record Label 的人？

Johnny：你要預計會 fuck up 的。錢就唔好講，一定會有損失的。但我覺得可以從小做起：如果想做 label，你可以先做 cd release，因為成本沒有那麼大。如果你想做黑膠的話，可以通過合資的方式來做。譬如我們幫 TNG 出黑膠的時候，我找了全世界九個廠牌來分擔成本。製作後，每個廠牌可能拿十幾二十隻。這樣就可以控制成本和減低損失。

MTWM：你希望在香港獨立音樂的新組織中看到什麼？

Johnny：我想看到一些特別的東西，並不是跟潮流來。最重要的是要有自己的想法，專注於自己喜歡的東西，有一個主題和方向。

MTWM：你們今年有什麼新的搞作嗎？

Johnny：十二月的時候會有類似 The End Is Beautiful 2.0 的活動，今年會比較偏向 shoegaze。發行方面，會幫 Letterbombs 出東西。上次我去菲律賓看了一隊樂隊叫 bird.，我們在聊關於出黑膠的事情，他們也預計十月底會出專輯。

MTWM：最後，你最近在聽什麼歌呢？

Johnny：我多數都是聽我店裏存放的音樂。還有就是 Medoed. 的 Sport，midwest emo 來的。Neck Deep 的新碟也好聽，pop punk。也有聽 Kias Fansuri，他們是一支馬來西亞的 screamo 樂隊，Piri Reis 的結他手在這隊有玩的。

ON REPEAT RECENTLY

麒麒 QIQI is listening to...

Just a broken machine – 地下街の夜空

dlwindle – 正負亦負（陰陽 II）

Key2le – 霧莉

麒麒 QIQI – 虛幻中告別你

Clayton is listening to.....

morning_grief – analog girl 類比女孩（2024）

原先係成員遍佈港加澳嘅三人組合「34 pessimists」三分之一嘅 travis 個人 project「morning_grief」，近來變成四人 emo 樂隊。好似話月尾會出第一張 ep《Teenage Mutant CiNgaa Problems》（我問 travis 中文係咩，佢即刻翻譯畀我話叫做年少變種齲牙問題喎），萬分期待。講返呢首喺 3 月 15 日 indiecast 預先公開嘅 single，比起之前嘅曲目冇咁 emo，直接放過 tagline 出嚟：「我嘅少女心事 全個中國都知 / 連我同你嘅 inside joke Zuckerberg 都知 / Google 對我嘅關愛 早過你開始 / 瞓覺嘅姿勢 得你一個知」，the rest 自己聽啦。另外有個合唱部份嗰「irl」其中一把聲線係我嚟的（雖然唔會分得清楚了；畀啲掌聲自己！）。

Violent Magic Orchestra – Death Rave（2024）

已經變咗做日本黑嗓折衷主義電子 Rave Group（？）VMO 久違多年嘅 2nd Album。一開始聽嗰陣回想起上年年尾聽 Evian Christ 張《Revanchist》嗰種唔太明喺度做咩嘅感覺，咁啱兩者都有所謂 post-trance 嘅元素。古語有云：「maximum volume yields maximum resuls」，喺靜啲嘅環境抽出 68 分鐘由頭到尾聽一次，即刻精神曬行得。特別推薦〈Song for the moon〉，有 world's end girlfriend 宏大神髓，希望有一日會聽到 live。

KE is listening to.....

Maenad and the Ravers – 19 Crimes

Super local, super gothic, super alternative. Hints of a progressive song structure behind the electronic/synth laden production; I could totally see this song being performed at an arena. I especially love Cecilia's topline and vocal delivery (especially those belts during that last chorus...!)

Pelteras – Diadem

Felt bored a while back, so I went on Spotify to find some good post-punk/goth rock in the region – I stumbled upon this post-punk/death rock track on the 'Post Punk Indonesia' playlist, and immediately fell in love. Now all I can think of is how to bring them to Hong Kong for a concert...

Suede – Everything Will Flow

A classic – perfectly produced, and hits all the right spots. Everything you would want in a song like this.

Gigi is listening to...

陳綺貞 – 躺在你衣櫃

梁漢文 – 衣櫃裡的男人

合埋眼睛數一二三，除晒衫，瞓係衣櫃入面喊，無嘢攪攪，笑住指燈熄得慢

KL is listening to...

Kodan Armada – Cops

這首歌是一位朋友 send 在 skramzcord hk 裏的，但是被我偷來了。佢本身是想強調 emo 和 hardcore 的聯係，但在找到耳機之前我先去看了歌詞。vocal 部分由多位成員輪流 scream about police racism。多種聲線的參與給人的感覺像是各種各樣不同的人在控訴同一件事，雖然不知道這是不是樂隊的本意，但是很喜歡這種表達。每次見到歌曲有特殊的敘事方式都會有驚喜。

Arches – Doll

強風震碎混凝土的外殼，卻只輕輕吹起我的頭髮 – 一段從高處墜落的旅程。Arches 的 support members 終於變作正式成員了，現在的 Arches 由 Jack (guitar/vocal/lyrics)、Takuro (drums)、 Hugo (guitar)、Eqqus (Bass)、Edward (guitar) 和 Wayne (backing vocal) 組成。其中 Edward 和 Eqqus 也是傳說中三隻貝斯的 A New World If You Can Take It 的成員。而之前在太一的時候 Jack 分享說 Hugo 是他在 ig 觀望已久之後嘗試去 approach 的，已經夾咗三隊 band 咁不如夾多隊。而 Arches 的歌曲一直是由現在的結他手 Edward produce 的，想起 The Crush 的新碟也由自己的結他手 Hin produce，現在好像越來越多本地 DIY band 再次開始 produce 自己的東西了。

公眾諮詢(只限$25
$ 25 / 1 盆
$ 60 / 3 盆
音樂
30
新聞
$ 48
藝術
20

What Do You Want To See In Your DIY Music Community?

"I want to be respected when existing"

"我想每個人都受到尊重"

"I don't want aggressive macho men ruining the nigh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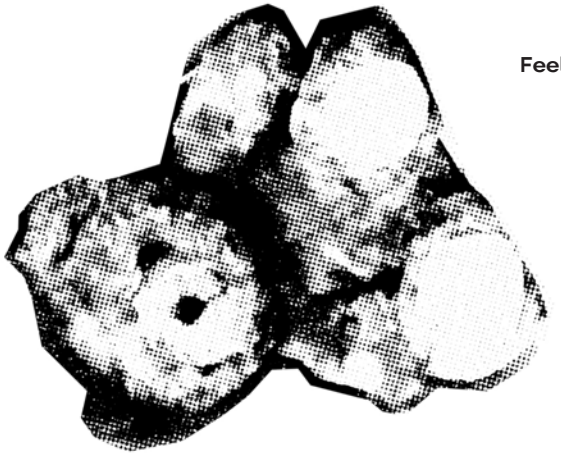
"我唔想再聽到「呢一場 show 多唔多女」"

"i don't want crowd kill n 文青聽團仔"

"I want gender neutral toilets at venues!"

_____ (your turn!)

Feel free to scan the code and send your answers there, or just tell us!



We're always looking for friends to join us.

Message us on **@milkteawithoutmilk** or email us at **contact@milkteawithoutmilk.com** to get in touch :)

Produced & Printed
milkteawithoutmilk

Typeset & Design
Raven

Words
Clayton
KE
KL
麒麒 QIQI

Photos
mtwm
(unless otherwise noted)